

中央檔案館整理

點評

評點二十四史

第二十一卷

宋史(五)

遼史

中國檔案出版社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八

隱逸下

徐中行 蘇雲卿 謙定 王忠民

劉勉之 胡憲 郭雍 劉愚

魏揆之 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之薦于司馬光光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會福唐劉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三百六

一

彝赴闕得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諸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自酒掃應對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命輒淚下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燬其所為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

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

非要名也客慙而退陳瓘謫台州聞名納交暨其沒錄

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為八行先生子三人庭

筠其季也童卯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既

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科場尚諛佞試題

聞中興歌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耶疏其未足為

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

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

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為名臣有詔舉

人嘗五上春官者子岳祠庭筠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庭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三百六

二

筠辭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冗祿無用既心非之可躬

蹈耶其學以誠敬為主夜必就榻而後脫巾且必巾而

後起居無惰容喜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聞人片

善記其姓名遇饑凍者推食解衣不靳僦屋以居未嘗

戚戚尤妻為守聞其名遣書禮之一日巾車歷訪舊遊

徜徉幾月歸感微疾端坐瞑目而逝年八十有五鄉人

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遷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

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

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

庭筠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於是

徐氏詩書不絕六世矣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隣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須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植耘艾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輪直夜織屨堅朝過草屨人爭買之以饋遠以故薪水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債一不經意慨置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三百六

三

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辛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銜竹几地無纖塵按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款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

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合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賈凡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何則扇戶闐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子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香邈不可尋弗力弗早子罪曷鍼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三百六

四

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願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卽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惟揚萬邸舍饗甚一中貴人偶與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

定而不改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爲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願與兄顯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篋篋稱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遙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八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八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警薛翁於眉叩問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憲勉之滋皆閩人時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篋叟警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三百六

五

王忠民潁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自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于朝累召弗至高宗渡江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授以迪功郎不受興徙治藥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號鎮撫使董先于內鄉留軍中事以師禮時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達之金主及鏤板印圖散于僞境以明天下之義紹興三年翟宗薦其忠節于朝特授宣教郎詔董先津遣詣行在既至宰相呂頤浩發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

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疏辭官臣憤金人無道故三上金主書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冀名祿上不許忠民以語寘牘中藏七寶山下力懇求去復依董先軍中遂不出時又有蘇庠者丹陽人紳之後頌之族也少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知名徐俯薦其賢上特召之固辭又命守臣以禮津遣庠辭疾不至以壽終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遊遂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三百六

六

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卽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本中疏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之知不與檜合卽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益橫鼎寘死諸賢禁錮勉之竟不復出勉之一介不妄取婦家富

無子謀盡以貴歸于女勉之不受以昇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紹興十九年卒年五十九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靜慧不妄笑語長從從父胡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二百六

七

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業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游者日眾號籍溪先生賢士大夫亦高仰之折彥質范冲朱震劉子羽呂祉呂本中共以其行義聞于朝上特召之憲辭母老及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趣召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玘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日與諸生接訓以爲己之學問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冀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

學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時帥張宗元權鹽急私取者銖兩亦重坐憲告以爲政大體宗元不悅憲復請祠而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祕書正字既至次當奏事而病不能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之臣死不恨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二百六

八

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沒屬其子熹受學於憲與勉之子翬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方憲之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士爲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憲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僅半年不究其底蘊云紹興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至大中大夫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自有傳雍傳其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賜號冲晦

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顯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三矣淳熙初學者哀集程頤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爲大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說曰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伏義氏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義畫爲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爲君文重爲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爲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馬貞利君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三百六

九

子貞是以四德爲二義亦可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一卦論之則元與亨陽之類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也又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寔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爲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爲臣故乾有兩君德無兩君坤有兩臣德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

也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  
下人也其發明精到如此淳熙十四年卒

劉愚字必明衢州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聲受業者甚眾侍御史柴瑾祭酒顏師魯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瑾每奏對稱上意則曰臣客劉愚爲臣言師魯嘗奏愚行藝上記曰此向者柴瑾所薦也上舍釋褐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早晚爲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聽愚益謙下與葉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爲樂歲滿帥王蘭致書剡辟固辭貧不能歸外移安鄉縣合邑通賦萬計愚覈實數寬限期民不見吏而賦自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三百六

十

足會歲歉出常平米賑貸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緡錢數千萬召商糴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頓平猶積糶數千石以備饑早邑有范仲淹讀書地爲繪像立祠與學士競知勸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愚竟捨去不顧結廬城南頽垣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禮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而卒故友與其門人私諡曰謙靖先生後更諡曰靖君鄉郡祠之妻徐氏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爲富人妻不願也遂歸于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

爲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出書以示束脩得也乃已有梁鴻之風焉子克凡凡克蚤以詩名葉適嘗稱其可繼陶韋

魏揆之字子實建州建陽人初字元履自幼有大志師胡憲與朱熹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衡守章傑所趙鼎以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衡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領卒掩取鼎平時與故舊來往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于兵家所且以告檜揆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勝以良齋自是人稱曰良齋先生閩帥汪應辰建守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二百六

十一

陳正同知其賢薦于朝時相尼之不果召乾道中詔舉遺逸部刺史芮燧與帥守共表其行誼特詔召之揆之力辭時宰相陳俊卿閩人也雅知揆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大要勸上以脩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先是學官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揆之既就職日進諸生教誨之又增葺其舍人人感勵將釋菜揆之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于祀典不報復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今乃專以空言取人又不報遂丐去會福州副總管曾覿秩

滿還在道揆之累疏以諫核疾杜門遺書陳俊卿責其不能揀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方揆之之未行也覿至國門外已久伺揆之去乃敢入揆之在朝不能半歲既歸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悟聖意乃日居良齋條理舊聞以求其所未至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從父有客于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建俗生子多不舉爲文以戒全活者甚眾又白于官請督不葬其親者富與期貧與財而無主後者掩之每遇歲饑爲粥以食饑者後依古社倉法請官米以貸民至冬取之以納于倉部使者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二百六

十二

素敬揆之捐米千餘斛假之歲歲敏散如常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揆之始與人交嘉其善而抹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病革毋視之不巾不見戒其子母以僧巫俗禮浼我以書召朱熹至委以後事而訣卒年五十八後上思其直諫將召用之大臣言已死乃贈直祕閣熹平日趣向與揆之同乾道中熹亦被召將行聞揆之去國乃止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爲武官數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沈於酒而終世通亦隱居青城

山中不出吳曦反乃獻書於成都帥楊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拯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爲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二百六

主三

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至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玠舉兵以討曦未幾曦敗玠使蜀薦士以世通爲首云

卓行

劉庭式

巢谷

徐積

曾叔卿 劉永一

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天下之所共知而共由者也乃有卓行於斯焉徐積於其所天劉庭式於其室家巢谷於其知己皆行常人之難行其所難而安焉豈非卓乎曾叔卿之不欺劉永一之不苟取皆以一事而人譽之終身蓋有所矣其可忽諸撰卓行傳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舉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爲通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旣約未納幣庭式乃及第女以病喪明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二百六

十四

之生數子後死庭式喪之逾年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綠色而生愛綠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都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爲妻也耶軾深感其言庭式後監太平觀老于廬山絕粒不食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巢谷初名穀字元脩眉州眉山人父中谷傳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谷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遂棄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與韓



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會蘆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囊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卽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謫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元符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二百八

十五

二年谷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旣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怒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僮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卽死也公無止我閱其囊中無數千錢轍方困乏亦強資遣之舟行會有蠻獠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已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已言而行其志也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

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糞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人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白金爲壽謝卻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人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臥苦枕塊衰絰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湊過其廬適聞之爲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爲榦旣終喪不徹筵几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二百八

十六

起居饋獻如平生中年有曠疾屏處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答從南越來積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疎密口誦手畫若數一二客嘆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徐公是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爲文率用腹藁口占授其子嘗借人書笑經宿還之借者給言中有金葉積謝而不辨賣衣償之鄉人有爭訟多就取決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詔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揚州司戶參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己之

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敏祗敬聽居數歲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岳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諡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曾叔卿建昌南豐人輩族兄也家苦貧卽心存不欺嘗買西江陶器欲貿易於北方旣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三百六

七

者與之旣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災僅此物必不時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卽取錢去居鄉介潔非所宜受一介不取妻子困於饑寒而拊庇孤惻唯恐失其意起家進士至著作佐郎熙寧中卒

劉永一陝州夏縣人孝友廉謹熙寧初巫咸水溢入縣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前見他人物流入者輒撻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無何而僧死永一詣縣自言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肯償立焚其券行事類此兄大爲醫助教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司馬

光傳之以爲今士大夫所難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三百六

六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宋史卷四百六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九

列女

朱娥 張氏 彭列女

郝節娥 朱氏 崔氏

趙氏 丁氏 項氏

王氏二婦 徐氏 榮氏

何氏 董氏 譚氏

劉氏 張氏 師氏

宋史卷四百六十 列傳二百十九

陳堂前 節婦廖氏 劉當可母

曾氏婦 王衮妻 涂端友妻

詹氏女 劉生妻 謝泌妻

謝枋得妻 王貞婦 趙淮妾

譚氏婦 吳中孚妻 呂仲洙女

林老女 童氏女 韓氏女

王氏婦 劉全子妻 惜惜附

古者天子親耕教男子力作皇后親蠶教女子治生王道之本風俗之原固有在矣男有塾師女有師氏國有其官家有其訓然而詩書所稱男女之賢尚可數也世

道既降教典非古男子之志四方猶可隆師親友以為善女子生長環堵之中能著美行垂於汗青豈易得哉故歷代所傳列女何可棄也考宋舊史得列女若干人作列女傳

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早亡養于祖媪娥十歲里中朱顏與媪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娥號呼突前擁蔽其媪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毋殺媪也媪以娥故得脫娥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其後會稽令董皆為娥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宋史卷四百六十 列傳二百十九

張氏鄂州江夏民婦里惡少謝師乞過其家持刀逼欲與為亂曰從我則全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可它也至以刀斷其喉猶能走擒師乞以告隣人既死朝廷聞之詔封旌德縣君表墳曰列女之墓賜酒帛令郡縣致奠

彭列女生洪州分寧農家從父泰入山伐薪父遇虎將不脫女拔刀斫虎奪其父而還事聞詔賜粟帛敕州縣歲時存問

郝節娥嘉州媚家女生五歲母媚苦貧賣於洪雅良家為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媚娥不樂媚日逼之

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紉之事又輒精巧粗可以給  
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終爲良可乎母益怒且罵洪  
雅春時爲蠶叢祠娼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娼  
與娥徐往娥見少年倉皇走母挽梓不使去不得已  
留坐中時時顧酒食輒唾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  
不得侵凌暮歸過鶴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脫腸渴求  
飲自投于江以死鄉人謂之節娥云

朱氏開封民婦也家貧賣巾屨簪珥以給其夫夫日與  
俠少飲博不以家爲事犯法徙武昌父母欲奪而嫁之  
朱曰何迫我如是耶其夫將行一夕自經死且曰及吾  
夫未去使知我不爲不義屈也吳充時爲開封府判官  
作阿朱詩以道其事

宋史卷四百六十一 列傳三百九

三

崔氏合淝包總妻總樞密副使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  
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泣出  
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澣滌之事  
幸矣况敢汗家平生爲包婦死爲包鬼誓無它也其後  
稚兒亦卒母呂自荊州來誘崔欲嫁其族人因謂曰喪  
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  
今舅歿姑老矣將舍而去乎呂怒詛罵曰我寧死此決  
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

然到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願以屍還  
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

趙氏貝州人父嘗舉學究王則反聞趙氏有殊色使人  
劫致之欲納爲妻趙日號哭慢罵求死賊愛其色不殺  
多使人守之趙知不脫乃給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  
聘賊信之使歸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于賊益使人  
守視賊具聘帛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  
此矣問其故答曰豈有爲賊污辱至此而尚有生理乎  
家人曰汝忍不爲家族計趙曰第亡患遂涕泣登輿而  
去至州麻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死矣尚書屯田員外

宋史卷四百六十一 列傳三百九

四

耶張寅有趙女詩

張晉卿妻丁氏鄭州新鄭人參知政事度五世孫也靖  
康中與晉卿避金兵於大隗山金兵入山爲所得挾之  
鞞上丁自投于地戟手大罵連呼曰我死卽死耳誓不  
受辱於爾輩復挾上馬再三罵不已卒乃忽然舉樞縱  
擊遂死杖下

項氏吉州吉水人居永昌里適同里孫氏宣和七年爲  
里胥所逮至中途欲侵凌之項引刀自刺而死郡以聞  
詔贈孺人旌表其廬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金人至汝州二婦爲所掠擁

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屍皆浮出不壞人爲收葬之城外江上爲双塚以表之

徐氏和州人閩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春金人犯維揚官軍望風奔潰多肆虜掠徐欲汙之徐瞋目大罵曰朝廷蓄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旣不能赴難又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頭以快眾憤肯爲汝辱以苟活耶第速殺我賊慙恚以刃刺殺之投江中而去

榮氏蕤女弟也自幼如成人讀論語孝經能通大義事父母孝歸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建炎二年賊張遇寇儀

宋史卷四百六 列傳一百十九

五

真榮與其姑及二女走惟揚姑素羸榮扶掖不忍舍俄賊至脅之不從賊殺其女脅之益急榮厲聲詬罵遂遇害

何氏吳人吳永年之妻也建炎四年春金兵道三吳官兵遁去城中人死者五十餘萬永年與其姊及其妻何奉母而逃母老待挾持而行卒爲賊所得將繫其姊及何何紿謂賊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惟命爾賊信之行次水濱謂其夫曰我不負君遂投于河其姊繼之董氏沂州滕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盜李昱攻剽滕縣悅其色欲亂之誘諭再三曰汝不我從當對汝萬

畱女終不屈遂斷其首劉氏子聞女死狀大慟曰列女也葬之爲立祠三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賊至宣避之曹堅臥不起眾賊劫持之大罵不屈爲所害四年盜祝友聚眾於滁州蕪家城掠人爲糧東安縣民丁國兵者及其妻爲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卒楊就寇南劔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兩則乾晴則溼或削去卽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宋史卷四百六 列傳一百十九

六

譚氏英州真陽縣人曲江村土人吳琪妻也紹興五年英州饑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琪竄去譚不能俱與其女被執譚有姿色盜欲妻之譚怒罵曰爾輩賊也我良家女豈若偶耶賊度無可奈何害之同時有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囚於虔盜中數日有欲犯之謝唾其面曰寧萬畧我不汝徇也盜怒剄之而去

劉氏海州朐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犯山東郡縣震響公緒倡義來歸偶劉歸寧倉卒不得與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後累功至正使劉留北方音問不通或語之曰人言貴易交富易妻今陳已貴

必他娶矣蓋改適曰吾知守吾志而已違卹乎他公緒亦不他娶子庚浸長輒思念涕泣傾家貲結任俠奔走淮甸險阻備嘗如是者十餘年遂得迎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嘗蒿蕭以自給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爲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効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爲坑縛母于其內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

宋史卷四百六十一 列傳二百九

七

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汚辱寧死筆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冤于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勸官李志寧疑其獄久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痛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

勝其所居曰孝感坊

師氏彭州永豐人父驥政和二年省試第一宣和中爲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疏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害而去女適范世雍子孝純建炎初還蜀至唐州方城縣會賊朱顯終掠方城孝純先被害賊執師氏欲強之許以不死師罵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吾夫已死宜速殺我賊知不可屈遂害之

宋史卷四百六十一 列傳二百九

八

有子在奉親克家爾今已無可奈何婦願幹盡如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曰綱曰紱咸篤學有聞初堂前歸陳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禮嫁遺舅姑亡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靳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爲夫所罄乃歸悔堂前爲買田置屋撫育諸甥無異己子親屬有貧窶不能自存者救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家甘氏貧而質其季女於酒家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並

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云

廖氏臨江軍貢士歐陽希文之妻也紹興三年春盜起建昌號白鹽笠過臨江希文與妻共挾其母轉走山中為賊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負之逃賊執廖氏廖正色叱之賊知不可屈揮刃斷其耳與臂廖猶謂賊曰爾輩叛逆至此我即死爾輩亦不久屠戮語絕而仆鄉人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是年盜彭友犯吉州龍泉李生妻梁氏義不受辱赴水而死

王氏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與元大元兵破蜀提刑龐授檄當可詣行

宋史卷四百六十一 列傳三百九

九

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祿豈可辭難當可行大元軍屠與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咸及于難當可聞變奔赴江許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太夫人

曾氏婦晏汀州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縣令佐俱逃將樂縣宰黃埈令土豪王萬全王倫結約諸若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所殺獲賊忿其敗結集愈眾諸若不能禦晏乃依黃牛山傍自爲一砦一日賊遣數十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其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實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

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田丁感激思奮晏自槌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敗鄰鄉知其可依挈家依黃牛山避難者甚眾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助之於是聚眾日廣復與倫萬全共措置析黃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爲義丁有急則互相應援以爲犄角賊屢攻弗克所括老幼數萬人知南劍州陳韓遣人遺以金帛晏悉散給其下又遺楮幣以勞五砦之義丁且借補其子名其砦曰萬安事聞詔特封晏爲恭人仍賜冠帔其子特與補承信郎

王裘妻趙氏饒州樂平人建炎中表監上高酒稅金兵

宋史卷四百六十一 列傳三百九

十

犯筠表乘官逃去趙從之行遇金人縛以去繫裘夫婦於劉氏門而入剽掠劉室趙宛轉解縛并解裘謂裘曰君速去俄而金人出問表安往趙他指以誤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趙欺已殺之裘方伏叢薄間望之悲痛歸刻趙像以葬裘後仕至孝順監鎮

徐端友妻陳氏撫州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黃山寺賊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叱曰汝輩鼠竊命若蟬蛻我良家子義豈爾辱縱殺我官兵即至爾其免乎賊知不可屈乃幽之屋壁居數日族黨有得釋者咸齎金帛以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聞貞女不出閨閣

今吾被驅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復罵賊不絕竟死之  
詹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咬破縣  
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殺其父  
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雖實陋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  
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  
去無顧我得侍將軍何所憾哉遂隨賊行數里過市  
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劉生妻歐陽氏吉州安福人生居新樂鄉以事出惡少  
來欲侵凌之歐陽不受辱而死邑人劉寬作詩以弔之  
時紹興十年也同縣有朱雲孫妻劉氏姑病雲孫剖股

宋史卷四百六十 列傳三百九

十一

肉作糜以進而愈姑復病劉亦剖股以進又愈尚書謝  
諤爲賦孝婦詩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始笄家貧事姑孝謹盜起焚里舍  
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之侯  
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見一篋在側發  
之皆金珠族婦以爲己物侯悉歸之婦分其一以謝侯  
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  
之侯曰兒以賤婦人得歸隱居賢者之門已幸矣忍去  
而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同縣  
有樂氏女父以鬻果爲業紹定二年盜入境其父買舟

挈家走建昌盜掠其舟將逼二女俱不從一赴水死一  
見殺

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  
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  
敗逃入閩中武萬戶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  
及其家人李氏攜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  
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  
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  
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李聞之撫二  
子淒然而泣左右曰雖沒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

宋史卷四百六十 列傳三百九

十三

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  
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桂  
氏尤賢達自枋得通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  
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大元兵入浙東婦  
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暫  
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伴囚婦  
人雜守之婦乃陽爲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  
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不爲之衰是不天  
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即惟命苟不聽



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唵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嚮指出血書字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卽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趙淮妾長沙人也逸其姓名德祐中從淮戍銀樹垠淮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淮陽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其尸江濱妾俘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其左

宋史卷四百六 列傳三百九

三

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其死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輿如江上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至元十四年江南旣內附永新復嬰城自守天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汗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甌爲婦人與嬰兒

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訐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熾炭其狀益顯

吳中孚妻隆興之進賢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亂攜孤女自沈于縣之築步曰義不辱吾夫

呂仲洙女名良子泉州晉江人父得疾瀕殆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刲股爲劑以進時夜中羣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燧煜如月者三越翼日父瘳女弟細良亦相從拜禱良子卻之細良恚曰豈姊能之兒不能耶守真德秀嘉之表其居曰懿孝

宋史卷四百六 列傳三百九

十四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昏紹定三年夏寇犯邑入山避之猝遇寇欲汗之不從度不能脫給曰有金帛埋於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死於家決不辱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童八鄉鄆之通遠鄉建輿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虎尾祈以身代虎爲釋其大母銜女以去始林粟侍親官其地嘗目睹之已而爲守以聞于朝祀之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元年大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爲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於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